

WUXINDEYUN

无

心

在这

清眸一举的瞬间

我想

往事的流云

当如美丽的风筝

在你的心字

静静地飘

飘

.....

的

云

长江文艺
出版社

无心的云

东方樵

WU XIN DE YUN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无 心 的 云

东方樵 著

责任编辑:王 虹

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谢 将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鄂州市第一印刷厂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

版 次:1997 年 5 月第 1 版

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

字 数:160 千字

印 数:1—2 000

ISBN7—5354—1452—4/I·1136

定价: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雲心以生由心倦

飛多心之

録陶淵明句為字是東方樵之
其心的全生版法契丁其其妙之



鵬振先鑒：

無心的字，試寫了上百紙，寄上的

這些，因了解自定其如壞，由您

選去，或用复印機縮小後看效果

而定。要與內容和封面情調合拍為宜。

書法家陳新亞致作者書

考慮是用在書面上，故未敢太

草（章字字尤不入眼）

如果不用於封面，其他如答，安在

正文每頁之眉間，上甚有趣，不知印刷

起來（排版制版）方便否，或印在

扉页中，因线在网翻阴，效果上尚不
差。请再征求具体设计者意见。

若此次所订均不合意，请即告知另定。

乙必请理，去岁再可

上校

补正者

三月十七日收

思念郊野

东方雄

当我通过一个不足两平方的方孔，遥望到南山牛背似的岭脊上渐渐有了绿意的时候，我是多么冲动，多想回到郊野去走走，看看山丘，看看原野，看看溪流。

去年也是这个时候，我和儿子去爬城北的高山，度过了多么快乐的一天。山道弯弯，浅草如茵。路边有一丛丛将谢的刺玫，一树树盛开的野梨花，一畦畦如缤纷彩蝶似的豌豆花。嫩柳远望如烟，近望如悬挂摇曳着许多绿色的鞭炮。小桂灵似的白蝶儿、黄蝶儿忽焉在前，忽焉在后，一路遂相伴我们飞着。山顶上乱石突兀嵯峨，初以为是休息着鸟群，^却一场虚惊。

序

张明德

记得在大学一年级的语文课上，我的老师施蛰存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天下文章，尤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之类，无一不是作者人格之化身，读其文如见其人。多少年来，我每读一书（篇），均有此感。近读东方樵先生的散文集《无心的云》，此感尤深。在我看来，这数十篇散文并非是作者无心的云，而是作者有心的风，有心的雨。随意翻来，不论是《鸟》、《读山》，还是《午夜独语》，不论是引昔论今，还是说事道人，你都能感触到作者心脏跳动的声音，这声音或昂扬，或低沉，或平缓，或急促，时而像涓涓溪流，时而又似海涛奔腾。

《无心的云》是作者心灵的声音，他敢于说真，敢于扬善，敢于赞美，为了捍卫他认为应当捍卫的东西，他敢于揭开世俗中假的面具，恶的行为和丑的灵魂。他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毫不掩饰，即便是古人说过的，前人写过的，他也无所顾忌。我以为，这就是他的个性，这就是《无心的云》的个性。

我们这个大变革的时代，给予儿女们展示自己的机遇，也赋予儿女们历史的责任。阅读《无心的云》，我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被时代震撼而发出的“时间不够用”“人生太珍贵”的急切心情，他不断地对自己和人们发出呼唤：在吃、穿、住上少劳神费

时，把有限的生命投向时代大变革的洪流。

呼唤是从心底发出的，它没有骄横的强词，也没有枯燥的说教，而是以优美生动的语言，巧妙运用散文“托物”技巧，既有翔实的人物、事实，又有丰富的联想、想象；既有旁征博引，又有分析推理，文眼清晰，能放能收；时而让你细细吟诵，浓意品味；时而让你捧腹大笑，或啼笑皆非；写的是小人小事，蕴寓的却是社会、人生的大课题。我读《无心的云》，既在感情的波澜中得到启示，又在美妙的词语中获得美的享受；《无心的云》虽不能与历代经典之作媲美，但在当今文坛新作簇拥的百花园中，它独具其思想、艺术特色，我以为，它是一本优秀的散文集。

出于《无心的云》对我的吸引，出于我与作者多年同事加朋友的亲密关系，我好意难却，在东方樵先生处女集付梓之际，为其写了上面不成其为序的序，谨此祝贺。

我期待着已进入“多产期”的东方樵先生新的作品的问世。

1997. 3. 10. 鄂东

追忆与感悟(代序)

董宏量

大冶多山，多蕴铁藏铜之山。其中东方山声名最著，号称“三楚第一山”，相传铁拐李曾在此修道，山寺中尚存一深不可测的古井。鵬振就住在东方山西南麓、群山环绕的小镇上，从他六楼的窗口望去，“山，还是山。风停了，山，还你一份沉默，说宁静，说孤寂，由你。雨住了，山，送你一片朗洁，说清新，说媚艳，由你。雾散了，山，露你一副真容，说雄峻，说狰狞，由你。”（《读山》）他日日读山，夜夜品山，并取笔名为“东方樵”，是颇有闲云野鹤之意的。试想茂林修竹之中，一笠风雨，两肩日月，该是何等散淡！

然而，当我们细细地品味他的散文时，就会感到他并非那么飘然，他不是坐在窗前悠闲地品茶，吟弄山川风月，而是深沉地望山凝思，用一支短笔，不断地敲打自己的心灵。尽管他的草鞋已脱在远方的山野之中了，但那些深深浅浅的足印却没有被岁月的风尘覆盖，仍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，从他的南窗下向云雾深处的山野伸延。因此，他总在追忆，追忆那离他很远又很近的乡场，那“老去的池塘”，那在丝瓜叶南瓜叶中飞舞

的萤火虫，那些“泛着青光的石碾在厚厚的软软的稻穗上碾呀碾”的岁月……他的追忆也不是轻盈的云彩，倒像凝重而饱满的稻谷，在乡场上纷扬起来，如金黄的雾，弥漫了我们的视野，于是，我们便听到了那些谷粒，在田野里播撒后膨胀、发芽和破土拔节的声音……

二

九十年代初期，我结识鹏振并从他的窗口望山时，他已是矿山技校的高级讲师了。这位20岁便走上讲台的教书先生，其职业色彩颇浓。他总是朴实而谦逊地微笑着，使你感到亲切和温暖，感受到他手指上所散发的粉笔灰那种纯正的味道。

鹏振绝对是一位好教师。我与他一起在小镇上散步，不停地有人向他致意问好，他也微笑着，不停地点头。我疑心大街上有一半人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家长，他每每淡淡地说，小地方嘛，都是熟人。

他用普通话给学生讲课，却用浓重的乡音与我交谈，似乎与朋友谈心，是必须用乡音来抒发的。只要谈起他的故乡生活，他的眼神便深沉起来，语调也不再四平八稳。谈起文学来，也会激情洋溢，破例地打断我的话语。他说他既喜欢沈从文，又喜欢梁实秋，沈文清丽，梁文平实，均可称上“绝代佳人”。他们的文章美就美在自然。

我渐渐发现，鹏振是一个极其认真和勤勉的人，认真得常使我感到惭愧。比如，他的文稿整洁得像打印的一般，不仅没有一处墨污，一丝潦草的笔迹，而且，你还难找到一个错别字，甚至错误的标点符号。同时，鹏振也是一个极其腼腆和自尊的人，比如，他从不轻易投稿，对某些门槛很高的报刊，他往往敬

而远之。

我之所以在此勾勒几笔鹏振的特征，是因为“文如其人”之说实在是道理的，我们会从这本散文集中感受到他的风格：舒缓中不失严谨，清丽里又饱含凝重。他力求朴实地向我们讲述他生命的历程，尽量避免借故用典，避免“掉书袋子”，但我们却会为他挥之不去的书卷气、书生气而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三

对故乡深切的爱意，剪不断、解不开的“乡土情结”，是这本散文集最鲜明的特色。尽管集中不乏其它题材的佳作，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鹏振描写故乡的一些篇章。

“他看到的只是故园的山，山立在烟霞之中，冷静地目送着他，他感觉到自己似乎走不出山的深情的目光”（《读山》）。鹏振说的是自己。

他的心中有一根敏感的故乡之弦，几乎每件事都会触发他对乡土的追忆。如听到雨声会想起“披蓑执棍，与一伙村童寻觅躲在灌木丛里听雨的蘑菇”的往事，走在街上见人唱戏，也会想起坐在稻草垛上看乡戏的情景。他写故乡生活的一辑散文，文笔是那么灵动传神：

“乡村的戏台要么搭在田畈中，要么搭在乡场上。老远老远的，就听到声震屋瓦的锣鼓在响，戏子在咿咿呀呀地唱，敲唱得路上的人心一阵阵紧。戏台下人头都黑了，人人全身簇新的，脸上漾着喜气。吸着旱烟的爷们坐到一起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苍颜的老太们一人捏一根油条，没牙的嘴巴一瘪一瘪。谁家那么多的俏女子，腮红红的，抬了葡萄眼偷偷地睷人，

眼光像打闪……”(《戏》)

寥寥几笔，便勾勒出一幅美丽的风俗画。

又如写《饥饿的日子》里那“讨来的白米粥”，更使人过目难忘：

“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正宗的粥，粥是在柴灶里用小瓦罐熬的。歇火后，母亲伸长臂膊掏出罐来，撮起美丽的红唇，吹去像小丑平底圆帽一样的罐盖上的草灰，缓缓将粥倒入碗中。香喷喷白生生软绵绵的粥啊，如酩酊的豆腐脑儿，不由人喉咙不生出爪来。母亲夹一筷红苋菜给我，那殷红的菜汁浸润在雪白的粥上，真美，那粥仿佛变成满碗俗名叫‘八哥饭’的紫红色的花，而我成了啄花的鸟”(《饥饿的日子》)。

在这充满诗意的描述中，我们却更深刻地感受到“饥饿”的可怕。读这样的文字，我们不得不拍案叫绝！

我常常惊奇，鹏振写起故乡生活来，是如此得心应手，妙笔生花，反之，他写城市生活的一些篇章，就缺乏这种情深意切的灵气，常有斧凿之痕。可见真情出美文，没有切身的体验，是写不出如此浸润着情感的佳作的。散文是最能袒露作者性灵的文学形式，是情感的甘露，只有滚动在生命的绿叶上，才更能体现出她的圆润和芬芳。

四

鹏振于不惑之年后才步入文坛，其创作准备期是相当长的，其生活积累也是十分丰厚的。因此，他才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发表许多有分量的作品，并汇编成这本有特色的散文集。

在写散文前，鹏振曾写过一段时间的小说，却不成功。他的确是性情中人，不太会讲故事和编故事，而一旦改写散文，

他便一发不可收，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于表达自己情感的艺术形式。他的生命感悟和文学才华，都在这种自由的文体中，得到了可喜的展现，并使我们为之沉思和感动。他自诩为“东方山下砍柴人”，但散文在他手中，不是把利斧，而是像一支树枝削成的手杖，敲打着他曾跋涉过的路和将要远行的路。布满青苔的山石，开着野花的田埂，小镇的林荫路和城市喧嚣的大道，都在他的敲击下发出了不同的声响。鹏振所展示的乡野的足迹让人赞赏，但我很希望他前面的路更宽更长，希望他在选材、结构、立意上有更丰富的变化和开掘。好在他十分清醒，也十分散淡：“樵之乐，本不在收获之后”。

“久处逼仄的生存空间，总思念故园那迷人的乡场，方方正正、坦坦荡荡、净净爽爽的乡场哟。”这是鹏振《乡场梦忆》中的句子。我忽然想到：这本书，不就是一方坦荡而净爽的“乡场”吗？当我捧起鹏振扬起的沉沉甸甸的谷粒时，我衷心地为他祝福，祝来年又能听到他的谷粒在沃土中发芽和拔节的声音……

是为序。

1997年3月20日于红钢城

目 录

序	张明德 (1)
追忆与感悟 (代序)	董宏量 (3)

第一辑 南窗浴日

鸟	(1)
读山	(7)
臆想沙漠	(12)
教书	(15)
吃饭	(21)
剃头	(24)
吸烟	(28)
怕狗	(32)
情趣乱弹	(37)